

微言大义

延安特大车祸36人死亡,仅3人从前窗破碎处和车尾仅有的能打开的窗户逃出保命。长途卧铺客车的车体设计有没有安全缺陷?车体应该有几个安全门?能否快速便捷地打开?打开幅度是否足够大,能否满足全车乘客最短时间里逃生?去年工信部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了。

——刘炎迅(媒体人)

哈尔滨火箭速度建起的大桥如此短命,可笑可叹!最近5年,全国至少有17座大桥发生垮塌事故,200余人伤亡,近六成大桥寿命不到20年,其中有两座桥尚未建成就“夭折”。赵州桥啊,你都1400多岁了,你是怎么建的啊?

——何方(主持人)

坏消息接二连三,各种公共安全事故,从绝对角度讲肯定不可避免,但关键是,相对角度观察,发生的也太多了点,个案看,大多又危害程度极高,出事后,一味把火气都撒在监管部门头上不客观,但监管环节存在严重疏离已是不争的事实,抓这个问题只能是自上而下,而非推责其他。

——陈虎(评论人)

现在的河多数是笔直河道,水泥衬底,硬质河岸,不会呼吸,曾经这样做是为防洪,水大时可快速通过。可由于水量减少,很多河并没防洪必要,而地下水越来越少,本可渗入地下的水白白流走。城市雨量稍一大,就变海洋,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路面不会呼吸。

——张晓楠(媒体人)

女儿初中上了国际学校。校规只有四条:尊重自己,尊重他人,有责任感,对友好。这样的校规好懂好记好用。人文课第一讲:你的名字怎么来的?你的家在哪里?你想拥有什么样的品质?你喜欢的格言和原因?女儿问我:人文课不是历史,社会什么的吗,怎么让我讲自己?我猜,要认识世界需从自己开始。

——杨澜(媒体人)

郑州某重点小学,学位只有225个,递来的条子达700多个,个个位高权重,谁都得罪不起,逼得女校长直哭。这是教育资源配置行政化的结果,是优质资源配置倾斜化的闹剧。教育资源均等化,何时不再是空话?

——戚聿东(教授)

6岁男童上海游泳馆内溺水身亡,游泳馆方负责了,但孩子已不能复生。就在前不久,我所居住的小区游泳池也发生同样事故。强烈建议家长的视线不要离开你的孩子,谨记:1.最值得信赖的永远是自己;2.不要有侥幸心理。

——蔡农(企业家)

■ 第三只眼

## 大桥垮塌,施工单位怎如此神秘?

在国内很多地方,工程建设领域的信息公开已成惯例,这样的公开并不仅仅限于发生事故之后,而是应该在工程招投标完成之后就要公开的。这既是政府的责任所系,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参与监督。

8月25日,哈尔滨市召开新闻发布会,对哈尔滨市建委表示无法找到施工单位的情况进行了否认,并表示,“市建委已经按照事故处理的有关程序,将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等相关资料提交事故调查组。待事故调查结果确定后,将以上单位名单一并向社会公布。”

侧滑也好,超载也罢,新桥的垮塌固然令人痛心,不过,随之而来的政府反应却更是让人忧心。针对公众对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的公开诉求,哈尔滨市有关方面为何能够一再推延,不愿意主动公开呢?

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,“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”属于政府应该主动公开的范围。发生坍塌事故的桥梁无疑属于当地重点工程,其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情况,理应向社会公开。

事实上,在国内很多地方,工程建设领域的信息公开已成惯例,多个省份对此均有公开。而且,这样的公开并不仅仅限于发生事故之后,而是应该在工程招投标完成之后就要公开的。这既是政府的责任所系,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参与监督。同时,对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而言,也是一种约束。

地方政府部门不应当刻意隐去这些已经成为舆论焦点的名单。既然已将相关资料提交事故调查组,为何还要等到事故调查结果确定后,才能将设计、施工以及监理单位一并向社会公布?事故调查需要深入细致,但及时公布相关的事态进展,回应民众的焦虑和关注,也是事发地政府的职责所在。

哈尔滨官方的“按照程序”、“待事故调查结果确定后”再行公开,这遵照的是什么程序?这样的“神秘化”,除了让公众情绪继续发酵之外,并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利于事件顺利发展的积极作用。

□胡印斌(媒体人)  
相关报道见A09版

■ 时事漫画

### 给政府“找麻烦”

媒体从业者廖红波从今年3月开始,为了申请“三公经费”信息公开,他起诉了湖南省多个镇政府。让他吃惊的是,在起诉之前,对方对他的申请毫不理睬。一名镇政府官员甚至告诉他“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”,有的镇政府官员认为他在“给政府找麻烦”,“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,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。”(8月26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

■ 视点

### 阿姆斯特朗:英雄,时势造

这位迈出个人一小步、人类一大步,在月球表面留下第一个人类足迹的前宇航员,是个谦逊、低调的人,他曾一再表示,自己只是个普通人,不是什么“美国英雄”。

据报道,世界首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25日逝世,享年82岁。家人声明称阿姆斯特朗死于心脏搭桥手术后的并发症。

尽管熟悉尼尔·阿姆斯特朗的人都指出,这位迈出个人一小步、人类一大步,在月球表面留下第一个人类足迹的前宇航员,是个谦逊、低调的人:长期回避记者、麦克风和摄像机,很少出席公共活动,在俄亥俄州一座偏远农庄隐居了几十年之久,并一再表示,自己只是个普通人,不是什么“美国英雄”。

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自1969年7月20日至今,42年来一直把他当做“美国梦的典型”、“英雄中的英雄”,更不妨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竞

选对手罗姆尼,在阿姆斯特朗去世后旋即发表充满赞誉之词的悼念文字,将之称为“不仅这个时代,且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”。

倘若阿姆斯特朗健在,他会怎样回应这些溢美之词?这位几乎从不炫耀宇航经历的杰出宇航员多半会强调,登月只是他“分内工作之一”,且他只是整个“阿波罗系统工程”中的一个环节,一个分子,一如他在寥寥几次相关谈话中所说的那样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,阿姆斯特朗的成名,正应了“时势造英雄”这句话。

阿波罗计划号称“人类历史上最复杂、最耗钱的系统工程”,历时11年,耗资240亿美元,汇集了当时全

美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无数尖端技术、先进理念、管理方法,不惜工本,最终让美国实现了“抢在苏联之前把国旗插到月球表面”的梦想。

这个梦想得以成为现实,关键是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系统全部到位,当地面上的一切都尽善尽美后,登月已是水到渠成的事,宇航员真的只需“个人一小步”,便能迈出这历史性的“人类一大步”。

美国之所以不惜血本,推动阿波罗计划这次“太空冲刺”,说到底,是在当年美苏争霸的冷战氛围里,争取太空和舆论制高点的需要。冷战氛围、争霸需要、投入保障,加上当时炙手可热的电视直播的普及,这一切都让阿姆斯特朗一举成名天下知

——尽管他的成功其实是整个阿波罗计划的成功,而在这个计划中,他这个最出名的人,却远非最关键的人。

难能可贵的是阿姆斯特朗本人。这位时势造就的英雄对自己始终有清醒认识,他曾说,公众不应只盯住“宇航员登月时的砰然一声”,更应记住每个宇航工作者“所有的日常工作”。他在短暂辉煌后的漫长人生中,表现出对荣誉、地位和个人角色的、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,仅这一点,便无愧于英雄的称号,无愧于人们对他的尊重、敬仰和缅怀。

记住阿姆斯特朗的奉献精神、成就和谦逊品质,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
□陶短房(学者)  
相关报道见A06-A07版

■ 马上评论

### “跪求免罚”: 罚款非文明的唯一通道

假设市容监督员不是第一时间就出示罚款利器,而是人性执法,或许就可以避免农民工“跪求免罚”的事情发生了。

8月24日,武昌大东门公交车站一名农民工扔烟头,被市容监督员捉现行。捡起烟头后,执法人员仍要秉公执法,情急之下,该农民工双膝下跪求情。该场景被一名网友拍照,事后上传微博,一时引起波澜。(8月26日《现代快报》)

当事农民工的这一跪,不但把当地城管部门跪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,也瞬间“跪爆”了公众对城管部门的不满情绪。客观而言,一张照片能够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,如果仅仅因为这张农民工“跪求免罚”的照片就一边倒地批评城管部门,未免有失客观与公正,理性看待农民工的“跪求免罚”才更有意义。

比如事后有现场市民证明,并不是市容监督员要求当事农民工下跪的,而是农民工为了免于处罚,主动想“以跪代罚”,市容监督员没有同意而已。如果这就是事情真相的话,那么据此指责市容监督员恃强凌弱,就是没有道理的。说到底,这些市容监督员,不过只是城市管理规定的执行者,如果说对一些不文明行为进行罚款不妥当的话,责任也在制度的制定者和决策者身上,而不在这些市容监督员身上。

现在网友之所以对农民工“跪求免罚”的照片反应如此强烈,不过是因为一方是弱勢的农民工而已。可是,按照规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,农民工乱扔烟头,同样在受罚之列,并不能因为他农民工的身份,就有免于被罚的特权。

通过这件事真正需要反思的,是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,改善市容市貌方面,到底该采取什么方式和途径的问题。如果“罚款”当道,不但效果不好,而且有以罚代管、沦为“罚款经济”的风险,以宣传、教育和引导为主要手段,以罚款惩戒为辅助手段,或许更为合适。

假设在这位农民工因为扔烟头被抓了现行的时候,市容监督员不是第一时间就出示罚款利器,而是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把城市文明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告诉他,让他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,或许就可以避免农民工“跪求免罚”的事情发生了。

□苑广阔(职员)